

辽宁教育出版社



夏洛蒂·勃朗特 著

戴侃 译

李野光 校

# 简·爱

新世纪  
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夏洛蒂·勃朗特 著

戴侃 译

李野光 校

# 简 · 爱



新世纪  
万有文库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爱 / (英) 夏洛蒂·勃朗特著; 戴侃译; 李野光校.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6493-0

I. 简… II. ①夏… ②戴… ③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066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7.5
字数	420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洋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 序

《简·爱》第一版由于不用写序，我便没有写。这第二版需要说几句感谢的话和作点杂乱的评论。

我应当向三个方面表示我的谢意。

向读者，感谢他们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平凡的故事。

向报界，感谢他们以正直的赞许为一个无名而有抱负的人开辟了公平的园地。

向我的出版家们，感谢他们用他们的才智、能力、求实感和坦率的开明向一个无人推荐的无名作家提供了帮助。

报界和读者对我来说只是些不明确具体的对象，因此我也只能用不明确具体的话来感谢他们。而我的出版家们则是实实在在的，某些慷慨的评论家也是这样，他们鼓励我这样一个在挣扎中的陌生人，那是只有慈悲为怀、心地高尚的人才做得到的。对于他们，即我的出版家们和卓越的评论家们，我真心诚意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这样向那些帮助过和赞许过我的人表示了谢意以后，我要回过来谈谈对另一类人的意见；尽管我知道这类人为数很少，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我是指少数前怕狼后怕虎或者喜欢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怀疑《简·爱》这类书的倾向性。在他们眼里，凡是出格的事都是错误的；在他们的耳朵听来，凡是反对偏执行为（即罪恶之母）的主张都是对虔诚（即代表上帝的人间统治者）的侮辱。我要向这些怀疑者指出某些明显的区别，我要提醒他们注意某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并不是一种美德，伪善也不是宗教。攻击前者并不等于责骂

后者。揭去法利赛人<sup>①</sup>脸上的假面具也并不等于向荆冠<sup>②</sup>举起不敬的手。

这些事情和行为是截然相反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像善与恶迥然不同那样。人们过于经常地把它们混淆起来了。它们是不容混淆的。不应该把表面现象误认为真理。不应该用那些只能让少数人得意和备受赞扬的狭隘的世俗说教来取代基督救世的教义。我重申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明确而清晰的界限，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区分，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将它们混为一谈，觉得把外表上的炫耀看做真正的价值，让粉刷好的墙壁证明圣洁的殿堂是很方便的。世人也许讨厌那种敢于细看和暴露、敢于刮掉金箔让它下面的劣质金属裸露出来、敢于深入坟墓去揭示棺材中遗骸的人。不过，尽管讨厌，人们还得感激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sup>③</sup>，因为米该雅所作的关于他的预言从来没有好的，只有坏的。也许他更喜欢基拿拿的那个爱谄媚的儿子；但如果亚哈当初不听谄言而听了忠告的话，他便可能逃脱那个血淋淋的结局。<sup>④</sup>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话是那些娇嫩的耳朵所不爱听的。我认为他比社会上那些伟大的人物更杰出，就像音拉的儿子比犹大和以色列诸王更杰出那样。他道出的真理与他们的同样深刻，说得同样像先知般英明有力，神态也同样大胆无畏。那位写作《名利场》的讽刺家<sup>⑤</sup>在上流社会受到赞扬了吗？我不清楚。不过我想，

---

① 古代犹太教一个教派的成员。《圣经》中称其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第29节。耶稣钉上十字架前有人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戏弄他。

③ 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第22章第8节。亚哈为以色列王。米该雅是音拉的儿子。

④ 见上书，第22章。亚哈要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召集400名先知询问可否去打，基拿拿的儿子进谄言必胜。后亚哈在拉末中箭流血而死。

⑤ 指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名利场》为其代表作。

那些被他投掷讽刺的燃烧弹和扫射谴责电火的人中间，如果有几位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许还可以逃脱亚哈在拉末的厄运。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人呢？读者，我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比他的同代人迄今所认出的更加深沉和更为独特的智者，因为我把他看成当今时代的第一位社会改革家，看成那群拨乱反正者的大师，因为我觉得至今还没有哪位评论他作品的人找到了与他相称的比较和能正确地刻画他的才华的言语。他们说他像菲尔丁<sup>①</sup>，他们谈论他的机智、幽默和喜剧才能。他像菲尔丁，犹如雄鹰像秃鹫一样。菲尔丁会扑向腐尸，但萨克雷决不会这样做。他的才智是出众的，他的幽默是迷人的，但是这两者与他那严肃的天才之间的关系，只是像在夏日乌云边缘轻轻摇曳的闪电对于藏在乌云深处足以致死的电火所起的作用而已。最后，我之所以提到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把《简·爱》的这个第二版奉献给了他，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者的赠品的话。

柯勒·贝尔<sup>②</sup>

1847年12月21日

---

① 菲尔丁被誉为英国18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代表作为《汤姆·琼斯》。

② 夏洛蒂·勃朗特1847年出版《简·爱》时用的笔名。



## 第三版附言

我要利用《简·爱》第三版给我提供的机会再向读者说一句话,说明我之所以称得上小说家,就凭这惟一的一部作品。所以,如果把其他小说作品的作者身分归之于我,那就是把荣誉给了一个不该得的人,从而剥夺了那个应得者的权利。

这一说明是要纠正或许已经造成的错误<sup>①</sup>并防止今后再次发生。

柯勒·贝尔

1848年4月13日

---

<sup>①</sup> 夏洛蒂·勃朗特 1847 年出版《简·爱》,笔名为柯勒·贝尔。她的大妹妹艾米莉 1847 年出版《呼啸山庄》,笔名为埃利斯·贝尔。她的小妹妹安妮 1847 年出版《艾格妮斯·格雷》,笔名为阿克顿·贝尔。很多人误认为这三本书都是夏洛蒂写的,这就是夏洛蒂要纠正的错误。

# 第一章

那一天是不可能出去散步了。其实早晨我们已经在光秃秃的灌木丛中闲逛了一个小时；而吃过午饭之后（里德太太只要没有客人总是早早地吃午饭）冬天的冷风便带来了这样暗淡的层层乌云和如此迅猛的一场大雨，现在再去户外活动是根本不可能了。

我倒是挺高兴。我从来就不喜欢作长时间的散步，尤其在寒冷的下午。我怕在湿冷的黄昏回家，手脚冻坏了，挨保姆贝茜的责骂心里不好受；我还意识到自己的体质不如里德家的伊莱扎、约翰和乔治亚娜，常常感到自卑。

上面提到的伊莱扎、约翰和乔治亚娜这时正在客厅里簇拥着他们的妈妈：她斜躺在炉边一张沙发上，周围是她的那群宝贝儿女（暂时既没有争吵，也没有哭闹），看上去非常快活。至于我，她不让加入他们这一伙，说她很遗憾不得不让我离得远一点，只有等她从贝茜那里听到并且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我是在十分认真地努力培养一种更加讨人喜欢和纯真的性格，一种更活泼可爱的举止，也就是更加机灵、坦率和自然；在这之前，她确实不能让我享受那些专门为心满意足和快活的小孩而提供的特殊待遇。

“贝茜到底说我干了些什么呀？”我问。

“简，我可不喜欢那种吹毛求疵或爱刨根问底的人；再说，小孩子家用这种态度跟长辈顶嘴，实在有点不像话。你去找个地

方坐下吧；没学会说中听的话就什么也别说了。”

客厅旁边连着一个餐厅。我悄悄溜了进去。那里有个书架，我连忙拿起一本书来，特意挑了本带画的。我爬上窗台，缩起两只脚，像土耳其人似地盘腿坐下，又把云纹图案的红色毛呢窗帘几乎全部拉拢，这样便把自己隐藏到一个分外幽静的地方了。

红色窗帘的绉褶从右边挡住了我的视线；左边是一扇扇明亮的玻璃窗，它们保护着我抵御十一月阴天的寒意，而又不把我与外界分开。在翻看书页的同时，我不时地观赏冬日午后的景色。远处是白茫茫的雾霭；近处是一片湿漉漉的草坪和频遭风雨吹打的灌木丛，下个不停的暴雨伴着阵阵凄厉的狂风席卷而过。

我又回到书本上——这是一本比尤伊克的著作《英国禽鸟史》<sup>①</sup>。一般说来，我不大关心书中的正文；不过对于某些介绍性文字，尽管我还是孩子，也无法把它们当做空页而略过不看。其中有论述海鸟栖息处的，有涉及只有它们居住的那些“孤寂的岩石和海角”的，还有那从最南端的林登尼斯（或纳斯）到北角罗列着不少岛屿的挪威海岸。

那里，北冰洋滔天的巨浪，  
环绕着最远端处北极地方那些荒凉的岛屿在咆哮，  
而大西洋的汹涌波涛，  
涌入了暴风雨般的赫布里底群岛。<sup>②</sup>

书中还有一些我不能略过的地方，那就是对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茨卑尔根、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等地的荒凉海岸的描述：“那辽阔的北极地带和那些阴森森的荒凉地区是冰雪的贮藏

<sup>①</sup> 比尤伊克(1753—1828)，英国木刻家，以书籍插图闻名。

<sup>②</sup> 这是苏格兰诗人詹姆斯·汤姆逊(1700—1748)的《秋天》一诗中的诗句。

库,是千百个寒冬积聚起来的坚硬的冰原,阿尔卑斯山脉一峰高过一峰,闪闪发光;它环绕着地极,将严寒的无穷威力凝聚到一处。”对于这些死白色的区域,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像懵懵懂懂的孩子脑海中浮现出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既虚幻又不可思议。这些介绍性文字都与后面的小插画有关,它们使画面上孤零零兀立在波涛汹涌、浪花飞溅的海洋中的礁石,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以及透过云层俯视着沉舟的幽灵般冷漠的月亮都有了深远的意义。

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萦绕着这十分冷落的墓地:这里有刻着文字的墓碑,有门,有两棵树,还有被破墙围住的低地平线,和一轮显示黄昏到来的初升的新月。

沉静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船,我相信它们必定是海上的幻影。

看到一个魔鬼压住窃贼身后的包裹,我赶紧翻了过去:这是多么恐怖的景象啊!

还有那头上长着黑角、高高坐在礁石上眺望远处绞刑架周围人群的家伙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

每一幅画都讲述一个故事,由于我的理解力不强,感受力也差,往往感到它们很神秘,但也很有趣。就像有时在冬日傍晚贝茜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样有趣。有时遇到贝茜心情不坏,她会把烫衣桌搬到保育室的炉子旁边,让我们围炉坐下,她一面熨烫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将睡帽的边熨出褶线,一面讲述从古老神话和远古歌谣中取材的爱情和冒险故事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那些故事后来我发现大都是《帕美拉》<sup>①</sup>和《莫兰伯爵亨利》<sup>②</sup>的片断。

---

① 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1689—1761)写的一本书信体小说。

② 由约翰·韦斯利根据亨利·布鲁克的《显赫的傻瓜》写的节本,出版于1781年。

我把比尤伊克的书放在膝头上,这时真是其乐无穷,至少是自得其乐。我什么也不怕,只怕受到干扰,但干扰却来得那么快,早餐室的门开了。

“哦,讨厌的小妞!”传来约翰·里德的喊叫声,但随即停顿下来,发现屋里显然是空的。

“她躲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接着说。“利齐!乔琪!①(叫他的两个妹妹)琼②不在这里。告诉妈妈,她跑到外面去淋雨啦——该死的!”

“幸亏我把窗帘拉上了,”我想;我真希望他不会发现我躲藏的地方:约翰·里德自己是不会发现的,他的视力和思维都不敏捷;但伊莱扎在门口刚把头朝里一探,便即刻说:

“杰克③,她一准坐在窗台上呢。”

既然如此,我得马上出来才好;想到杰克会把我硬拖出来,我就浑身发抖。

“你有什么事?”我尴尬而胆怯地问。

“该说‘里德少爷,你有什么事?’”他回答说。“我要你到这里来;”他一屁股坐到一张扶手椅里,打手势要我站到他面前去。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男孩,比我大四岁,因为我只有十岁。按他的年龄,他长得又粗又壮,肤色显得不怎么健康,没有一点光泽,宽脸盘,神志迟钝,大腿和胳膊粗笨得很。他习惯在餐桌上狼吞虎咽,弄得自己肝气不和,目光呆滞,视力模糊,两颊松塌塌的。他目前本该在学校读书,但他母亲把他接回家已经一两个月了,说是“他身体不好”。教师迈尔斯先生断言只要家里少给他送去些蛋糕和糖果,他便会好起来;但他母亲对于这样

① 伊莱扎、乔治亚娜的昵称。

② 简的别称。

③ 约翰的昵称。

直率的意见从心里感到厌恶，她宁愿接受一个更体面的想法：即约翰的脸色不好是由于过分用功，而且也许是想家造成的。

约翰对母亲和两个妹妹没有多深的感情，对我则非常反感。他欺侮我，惩罚我，一星期不止两三次，一天也不止一两次，而是经常不断。只要他一走近，我的每根神经都会绷紧，骨骼上的每块肌肉都会收缩起来。有时我被他激起的恐怖弄得惶惶不安，因为无论他怎样威胁我坑害我，我都无法申诉。仆人们不愿意站在我一边冒犯他们的年轻主子，而里德太太对这种事情总是装聋作哑，仿佛她从来没有见过他打我或听到过他侮辱我，尽管有时他就是当着她的面打我骂我，当然更经常是背着她干的。

既然早已养成顺从约翰的习惯，我便走到他的椅子跟前。他朝我伸出舌头达三分钟之久，伸长得就差没有抽断舌根了。我明白他马上就要动手打人了，一边吓得发抖，一边端详着他即将动手的那副令人作呕的丑态。我想他是看出了我脸上的表情，因为他二话没说就突然朝我使劲打了过来。我被打得摇摇晃晃，只好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才恢复了平衡。

“我打你，是对你刚才跟妈妈放肆顶嘴的回报，”他说，“还因为你偷偷摸摸躲到了窗帘后面，以及两分钟前你眼睛里流露出的那种神气，你这个下流坯！”

我早已习惯听约翰·里德的辱骂，也不想做什么回答，关心的倒是如何忍受那随着辱骂必然到来的一顿毒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我在看书。”

“把书拿过来给我看看。”

我回到窗前把书拿来。

“你没有权利动我们的书，妈妈说你是靠别人养活的，你没有钱，你爸什么也没有给你留下，你本该去讨饭的，不能在这里跟我们绅士的子女一起生活，跟我们吃一样的饭，穿我妈花钱买

来的衣裳。现在,我要教训教训你,因为你乱翻我们的书架,因为它们都是我的,整个这幢房子都属于我,或者说几年之后就归我了。你给我到门口去站着,别站在这镜子和窗户跟前。”

我这样做了,起先还弄不明白他的意图,但一看他抓着书本站起身子要朝我摔过来的时候,我才本能地惊叫着往旁边一闪,可是已经太晚,书已摔过来打中了我,把我击倒在地,头撞在门上磕破了。磕破的伤口在流血,而且痛得利害。我恐惧到了极点,别的感受也随之而来。

“看你这个恶毒残忍的家伙!”我说。“你简直像个杀人犯,像个管奴隶的监工,像那些罗马皇帝!”

我读过戈德史密斯<sup>①</sup>写的《罗马史》,对尼禄、克里古拉<sup>②</sup>等人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也曾暗自做过一些对比,却从没想到这时竟脱口而出。

“什么!什么!”他叫喊起来。“她是冲着我说这些话吗?伊莱扎,乔治亚娜,你们听见她说什么了吗?我是不是该告诉妈妈?不过,首先……”

他猛地蹿到我跟前,我觉得他揪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他是在和一个绝望的人拼搏。我确实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暴君,一个杀人犯。我感觉鲜血从头上往脖子上流淌,伴随着火辣辣的疼痛。这些感觉暂时压倒了我的恐惧,让我带着几分疯狂同他扭打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的两只手干了些什么,只听见他连连骂我“下流坯,下流坯!”而且大声地吼着。他的帮手就在跟前,伊莱扎和乔治亚娜已小跑着上楼去找里德太太,后者即刻出现了,后面跟着贝茜和使女艾博特。我们俩被拉开了,我听到她们说:

<sup>①</sup> 戈德史密斯(1728—1774),英国作家,诗人。

<sup>②</sup> 尼禄、克里古拉均为罗马皇帝,以荒淫、暴虐闻名。

“哎唷！哎唷！居然对约翰少爷如此撒泼呀！”

“谁见过这么放肆撒泼的模样！”

里德太太接着说：

“带她去红屋，把她锁在里面。”四只手立刻按住了我，把我拖上楼去了。



## 第二章

我一路上都在反抗，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却大大加深了贝茜和艾博特小姐对我的恶感。实际上我有点不能自控了，或者像法国人说的失去了常态。我意识到一时的反抗已经给我带来不可思议的惩罚，因此，像其他反叛的奴隶那样，我绝望地打定主意要坚持到底了。

“艾博特小姐，你抓住她的胳膊吧，她简直就像只疯猫了。”

“真丢人，真丢人！”那使女连声叫嚷。“爱小姐，你的行为多可怕呀，居然殴打一位年轻的绅士，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少爷！”

“少爷！他怎么会成了我的少爷？难道我是佣人吗？”

“不是！不过你还不如佣人呢，因为你靠人家养活，什么事也不干。到那里去坐下吧，好好想想自己干的坏事。”

这时她们已将我拖进里德太太指定的那个房间，硬把我按在一张板凳上，我情不自禁地像弹簧那样一蹦而起。她们的两双手即刻制止了我。

“你要是不肯安安静静地坐着，我们就得把你绑起来了，”贝茜说。“艾博特小姐，把你的吊袜带借给我，她会很快把我的那副挣断的。”

艾博特小姐开始解她粗腿上那条要用的带子。这种准备捆绑的动作以及它所意味的加倍羞辱使我的激愤情绪稍稍平静了下来。

“别解啦，”我喊道：“我不动就是了。”